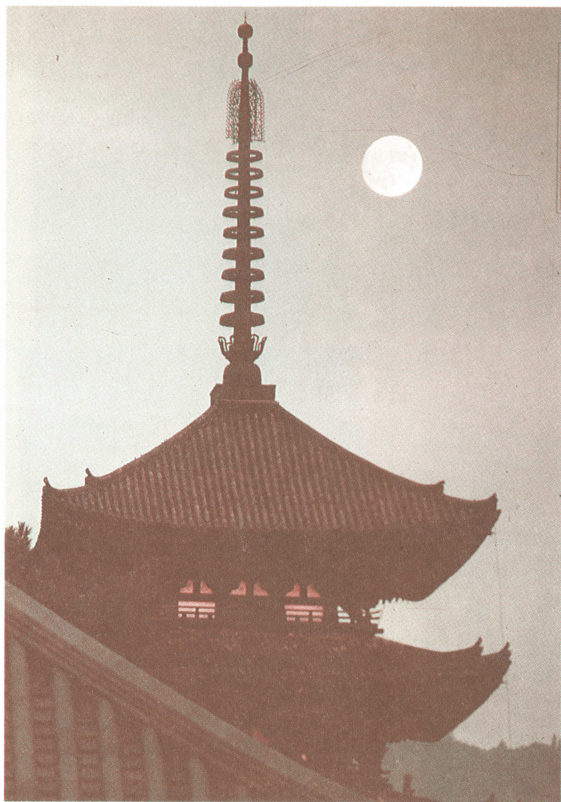




沈睡在現代與遠古之間的城市——大和奈良。
飛鳥信仰、斑鳩宮、法隆寺……
『荒城之夜』在腦海迴盪。
低低的曲調、來自遙遠的旋律。
遙遠……
數百、或數千年？
垂仁天皇的古墳在蒼涼的暮色中、拱木的蛛網上、新結的露珠。
田野化的巨陵四周說不出的寧靜，籠罩荒廢的歷史。
水鳥振翅在陵濠上、濃綠水面泛起一道道皺紋。
微風輕拂著水草。
小說『傾聽風聲』裡，有個不幸的青年走入時光隧道。
一晃眼，走了數萬年。
走到太陽將燒成灰燼的那個世紀。其時，地球早已空無一人。
除了他，別無一人。世界最孤獨時光旅人。
荒野是核子大戰後的死寂。
而太陽即將熄滅。
風咬著青年的耳朵低語。

孤獨

李友中

風與青年……對談了數日。
其實，風的話語不過是大氣的振盪，換成青年心跳跳動罷了。
最後……
青年問風一個問題：
「在地球上吹了這麼幾萬年，你學到了甚麼？」
青年不再發問，掏出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
扣下了板機。
寧靜。

……
巨大古墳、千年奈良的寧靜。
夕照大和古寺、微風在樹梢巡禮。
我試著問同樣的問題：
「經過了這麼多年，你學到了甚麼？」
四周，一片沈寂。
下起毛毛雨。
我打起傘，低頭走過田野。

……
經過危牆頹壁的藥師寺、走入一千三百年歷史的提寺。
唐·招·提·寺。
盛武天皇爲了恭迎渡海而來的唐朝高僧所建的寺和尚不負衆望，中土文化終於廣被了大和民族。
法名『鑑真和尚』。
千年前渡海赴日的唐僧……
宏偉的大殿前、我手執著傘，佇立在六月的梅雨。
千年前的唐僧曾走過我現在腳下的白色沙庭，
下許多凌亂的腳印。

旅·奈良

越下越大的雨，淹沒了我的脚印。滲入沙子間隙的雨水，冒出一些泡沫。

兩個中國人，站在異國的土地上。時空相差一千三百年。

或者其實是同一人。

是一個孤獨旅者走過時光隧道，脫下袈裟，換上短褲球鞋手持臺灣製自動傘，無言地，站在似曾相識的禪境裡。

一晃眼，走過一千三百年。

一晃眼……

風在耳邊低語「……你學到了什麼！」

寺門、即將關閉。

蒼茫雨中、頂禮合十。

投宿奈良新潮風格的旅館。

沐浴後，換上和式浴袍。

走到一樓咖啡座聽爵士樂。

香淳的咖啡、舒適的坐位。

「Peterson 在 NHK Hall 的演奏實況錄音。」

座旁的人說道。「去年，我去聽了。買票排了好長的隊。」

那人摩托騎士勁裝，一臉疲憊，顯然是順道躲雨的。

外面那輛川崎 750RS 是你的？」我問。

「你對摩托很熟？」他咧嘴一笑。

我指指油箱上斗大的字。

「喔，」他說，

「我從九州一路騎上來，要到北海道去。」

我喝了一口咖啡。

那麼，你到過唐招提寺嗎？」我問道。

「沒有。」

我望著白色咖啡杯裡浮起的熱氣。

青年說：「聽說太平洋戰爭，東京大空襲時，有人建議將寺裡的佛像移至安全的地方避難。以國寶的觀點也許沒有錯，但是……」

「但是？」

「佛的本意是殉難、不是避難。信徒可不是來謾拜珍貴美術品的。」

「所以寧可讓國寶燬於戰火？」

青年點起一支煙，吸了一口，望著天花板。

「寧可讓國寶像櫻花，一夜間凋謝？」再追問。

笑而不答。

我想到風、大氣的振動、傾聽風聲、風的耳語……

沈默，

然後，

他忽然笑道：

「人生有偶然，也有必然……」

我曾騎在東海道上、認識一個騎本田 XL500S 長頭髮的女孩。

我們騎的方向相反，只是碰巧同在熱海的沙灘紮營。

那一晚滿天星斗，我們脫下衣服游進海裡。不久後，

我們雙雙仰泳在那個溫暖的海洋，仰望著燦爛的星空。

從天空望下來，那必然像座漂流的十字架，是不是？」

我點頭。

音樂停了。

酒保放下手裡的杯子，換一捲錄音帶。

我將手裡的書閣起來。

加了一句：

「聽說，熱海常有大量水母出沒。」

窗外的雨似乎停了。

興福寺的塔頂映照著金黃色的夕陽餘暉。

奈良公園的鹿羣優游地覓食。

青年和我握了手後，騎上摩托走了。

千萬不要跟孤獨旅者提議：「我也喜好孤獨，那正好，就一道上路吧。」

雨停了，把傘收入背包，再度走進奈良遼闊的原野。

『……當然是孤獨，還有別的？』

作者／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峯茂矯正牙科中心負責人